



“我真的不需要任何帮助。”我对前来看望我的妈妈说。我刚在医院产下一个婴儿，一个健康的男婴。

“你确定吗？”她问道：“我随时都可以请假的。”

“我确定。”我毫不犹豫地答道。

事实上，我的确有能力面对一个新生儿。毕竟，我是师院毕业的，在一所小学任教三年了，各种调皮捣蛋的孩子都见识过。

此外，我有自己的房子，有疼爱我的老公，怎么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帮助呢？

“妈妈，你不是一再说，学会自立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吗？”

“没错。不过，学会求助，特别是向最亲近的人求助也是一件正确的事情。”妈妈笑道：“如果你改变了主意，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。”

我也笑了。心道，那种可能性几乎为零。我知道怎样照顾幼儿，

请让我来帮助你

◆ (美国) 荣达·露丝·泰勒
尹玉生(编译)

我并不缺乏这方面的经验，就在前些日子，我妹妹出差在外，三岁的甥女一直都是由我照看的。再说，向人求助毕竟是一种示弱的表现，即使她是你的亲妈妈。

如我所料，在妇产医院的几天，一切正常，没有任何波澜，我们顺利地将小贝贝带回到了家中。新的生活就此开始，无疑它会平稳而顺当。只是，我身体的某些部位不时会有些疼痛感，在此之前我从没有这种体验，我知道这属于正常的产后痛，我完全应付得了。在医院的几天，我睡眠不是太好，现在回到了自己的家中，可以好好地补补觉了。我给小家伙喂了奶，更换了尿布，轻轻地将他放在摇篮里，我晃动着摇篮，哼着催眠曲，期待着我放松时间的到来。但是，小家伙并没入睡，反而

开始“哇哇”哭叫起来。看来，这家伙有他自己的日程安排。

深夜两三点，我困得眼皮都抬不起来了，我和丈夫将我们所掌握的所有应对婴儿的招数都使了出来，但小家伙毫不理睬我们，精神抖擞地一会哭，一会笑。如此折腾了三天之后，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，如果有人稍微帮我们一下就好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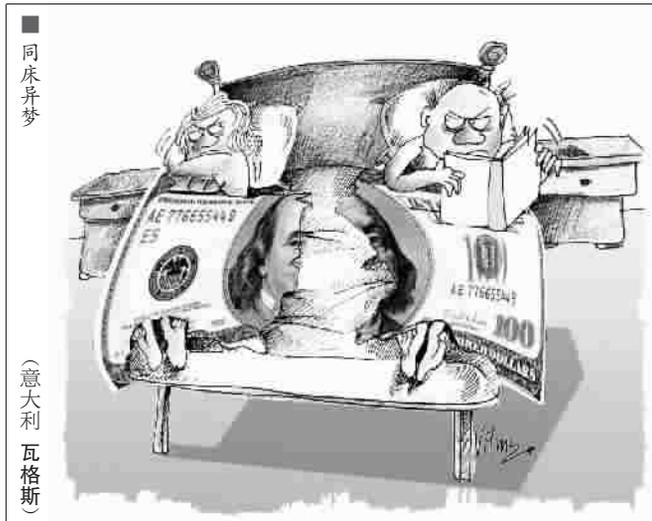
我感觉有点筋疲力尽，身体也疼，妈妈的那句“学会求助也是一件正确的事情”在我脑中频频闪现。天一亮，我就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：“妈妈，我改变主意了，你能过来帮帮我们吗？”

“你终于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。”妈妈笑道：“我马上就到。”妈妈很快就到了，随身带着一个包裹，里面是她的换洗衣服

和洗刷用具，看来妈妈早就做好了帮我的准备，而且她还带来了她自制的巧克力馅饼。

我和丈夫安安生生地坐在餐桌前，吃着最爱吃的巧克力馅饼，小家伙在经验丰富的外婆的照顾下，手舞足蹈地玩耍着。丈夫笑道：“你确实确实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。”

三十年后的今天，我的第一个孙子就要问世了。我儿媳是一个护士，她或许也不需要任何帮助，但是，我还是笑着提醒她说：“从我的经验来看，学会向身边的亲人求助，无疑是睿智的体现。”同时，我早早地就将我的换洗衣服和洗刷用具包裹好，随时等待着电话的响起。因为，她可能随时都会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。



同床异梦

(意大利) 瓦格斯



1000粒弹珠

◆ (美国) 丹娜·安斯波 陈荣生(编译)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越来越享受周六早晨了。也许，是因为第一个起床所带来的寂静，或者是因为不用去上班的无限快乐。不管怎么说，周六早晨的头几个小时是最令人愉快的。

几周前，我一手捧着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，一手拿着晨报，慢悠悠地向后院天井走去。

像平常周六早晨那样，首先发生的事情都会转变为人生教训，一个接一个地传递给你。让我来给你讲讲吧。

我打开收音机，调到一个周六清晨脱口秀节目。我听到的是一位年长的男士在讲话，是一种金嗓子。这种声音你是知道的，他说话的声音像是他就该干广播这一行。他正在跟与他对话的人讲“1000粒弹珠”的事情。

我感到很好奇，就停下来听他要说什么……

“嗯，汤姆，听起来你肯定是忙于工作。我相信他们给你很好的报酬，但很遗憾你得经常离开家人。很难相信，一个年轻人每周要工作60到70个小时才能维持生计。你错过了女儿的舞蹈朗诵会，太可惜了。”

他接着说：“我跟你讲件事吧，汤姆，这件事帮助了我在选择优先顺序时保持着一种良好的视角。”

此时，他开始解释他的“1000粒弹珠”理论了。

“哦，有一天，我坐下来做了一道小小的算术题。

“人的平均寿命约为75年。我知道，有些人寿命长些，有些人寿命短些，但平均来说，人的寿命约为75年。

“那么，我现在用75乘以52，得到的结果是3900，这也就是一个人一生中所拥有的周六的数量。

“好了，汤姆，请接着听我说，

我马上就要进入重要部分了。

“我活到55岁才详细地思考这些，”他接着说，“而那时我已经度过了2800个周六。当时我心想，如果我能活到75岁，那我只有大约1000个周六可以享受了。

“于是，我就到一家玩具商店，将他们所有的弹珠都买了。我去了3家玩具商店，最终才买到1000粒弹珠。我把它们带回家，放进一个透明的大塑料容器中，摆放在我卧室旁边的小房间里。从此之后，每个周六，我都从中取出一粒弹珠，把它扔掉。

“我发现，看着那些弹珠在逐渐减少，我越来越把注意力放在了人生中真正重要的事情上面。看着你在世上的时间溜走，没有什么比这更有助于让你明白事情的轻重缓急。

“现在，让我告诉你最后一件事，然后我就可以结束播音，带我可爱的妻子出去吃早餐。今天早上，我从那个容器中取出最后一粒弹珠。我心想，如果我能活到周六，那么我就得到了一点额外的时间。而我们大家全都可以使用的一件东西，那就是一点额外的时间。

“很高兴遇到你，汤姆，我希望你花更多的时间与家人在一起，我也希望能够再次遇到你。”

这个人结束播音后，可以从收音机里听到别针掉落的声音。我猜想，他给了我们大家很多东西去思考。那天上午，我原计划是去工作的，但我改变了主意，走上楼，用亲吻将妻子唤醒。“快起床，亲爱的，我要带你和孩子们出去吃早餐。”

“怎么想到要出去吃早餐啊？”她笑着问。

“哦，没什么特别事情，只是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跟孩子们一起过周六了。嘿，在外出的路上，我们可以在玩具商店停一下吗？我需要买一些弹珠。”

坟头的干纸鹤

◆ 夏殷棕(编译)

杰克深爱着罗斯，浪漫的杰克折了一千只纸鹤，作为礼物送给罗斯。

杰克在一家公司里打杂，其前途似乎并不乐观，但是他俩在一起却非常快乐，可是有一天，罗斯告诉杰克，她要去巴黎，而且永远不会回来，她还说，她觉得他俩的前景黯淡。

杰克听了心都要碎了，不过，他还是同意了罗斯的选择。杰克在公司拼命工作，以此缓解对罗斯的思念。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，杰克成立了自己的公司。

一个雨天，杰克在路上看到一对老年夫妇合撑着一把伞，出于好奇，多看了几眼，竟认出他们就是罗斯的父母。杰克放慢速度，在两位老人身边缓缓而行，他希望老人能看到他开着他的豪车，他要让他们

知道，他可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了，他有了自己的公司，有车，有房。

老人并没有注意到身边的汽车，而是径直来到公墓。杰克下了车，尾随他们，老人来到一个墓前，杰克看到罗斯的相片，在墓碑上一如既往甜美地望着他笑，墓碑上挂着他折的纸鹤……

杰克上前跟两位老人打招呼，询问这是怎么回事，老人说：“罗斯其实没有去巴黎，她被查出患了癌症。她一直相信你一定会有所成就，所以她不想成为你的累赘，就选择离开你。”

“她嘱咐我们把这些纸鹤一定要挂在她的墓碑上，她说，如果命运弄人，说不定哪天你会来到她坟前，希望你看到她对你的爱……”老人哽咽着说。

杰克早已泪如雨下……

感觉好极了

◆ 庞启帆(编译)



快乐城堡

乔安娜的40岁生日快到了，她的丈夫沃尔弗问她有什么愿望。乔安娜有些忧伤地对丈夫说：“要是能回到10就好了。”

沃尔弗想了想，说：“虽然我没有办法让你回到10岁，但我能让你享受在10岁时同样的快乐。”于是，在乔安娜生日那天早上，沃尔弗给乔安娜买了巧克力煎饼和草莓味的酸奶，他知道这是妻子小时候最爱吃的早餐。

早餐后，沃尔弗带着乔安娜来到游乐场，坐了旋转木马、海盗船，玩了打地鼠，走了迷宫，还放了风筝。从游乐场出来，两人去吃了香蕉冰淇淋和棉花糖。晚上，两人去电影院观看了正在热映的动画片《蓝精灵》。

回到家后，沃尔弗问妻子：“当了一天的孩子，感觉怎么样？”“非常好，”乔安娜答道，“不过我说回到10，指的是衣服的尺寸。”

小孩的痛苦发泄

◆ (美国) 格拉芙·罗丽亚 杜生梅(编译)

在巴勒斯坦国的加沙地区，为了避免战争的干扰，我工作的学校迁到了沙丘带上的一个豁口地区。在这里，孩子们为了上学读书，常常得走20多公里或更远；而且，在孩子们上学路途途中经常会发生轰炸与战事；我与学校的教师们只得离校上门去辅导。

由于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常年战争不断，这里的居民极度贫困且家庭破碎。那天，我们来到一个孤儿寡母家庭。在加沙地区，这样的家庭有许多。在那个用木板、塑料瓦与帆布搭成的棚里，我们发现了一个漂亮的卷发小女孩，她有着一双又大又亮的灰褐色的眼睛。她的名字叫玛琳娜。

玛琳娜是个很可爱的五岁小女孩，不太说话，一个人的时候也只是读书或玩玩具而已，很少听她开口说话。玛琳娜很喜欢书画，引起我注意的是她的图书：其一，色彩用色不是一般孩子使用的大胆又鲜艳的颜色，小孩子喜欢用大蓝、鲜绿、红橙这样的颜色，但是玛琳娜用的是深褐、黑色、墨绿甚至紫色；在构图上，一般小朋友会画生活中经常接触的事物与人物，而玛琳娜画的却是大片大片的颜色

参杂，有时必须很费力去问她，才可以大约明白她画的东西。

有一回她又开始画了，还是同以前一样，许多令人不解的颜色都用上去，就是猜不出个所以然来。但是这回我好像“看”到了什么，于是就放胆一猜，发现她原来会把整张图书纸都涂满，这却发现有个小小的空隙，于是指着提醒她：“这里漏掉了。”

“那是窗户！”她说，很不以为然的口气。

好，既然是窗户，我接着问：“谁在那里呢？”

“我。”她回答得很简洁。

接下来她开始用黑色蜡笔，如往常一样把图画用线条“切割”起来。

后来，她还是静静地画着图，我偶尔发问，她有时回答，有时不答。有一回她突然说了一句话，让我一惊！

“我妈妈说要跟这个男人睡觉。”

“什么？”我要确定自己没有听错。

玛琳娜又照原来自子说了一次，我的反应是惊慌失措。

然后我把这次的情形告诉玛

琳娜的班主任老师，我的怀疑是：这个小女孩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颜色用不对？为什么要切割画面？为什么说出那么一句正确又让人不可置信的话？她的母亲又是怎样的母亲？

结果这位班主任老师说：“的确，她刚出生时爸爸就被以色列炮弹炸死了。她从没见过爸爸。她妈妈带着她东奔西跑的，生活很不检点……”

玛琳娜因为年纪太小，无法用口语的方式表达她的疑惑，于是她用了图画的非语言方式来传达，表现出她的许多挣扎与痛苦。可见，孩子还是会以他们独特的方式“说话”的。

玛琳娜的那幅画中，切割的可能是她的内心世界——独自痛苦的幼稚发泄，因为她对现实中的战事不断与破碎的家庭有太多的困惑与不解，也反映了她支离破碎的世界观。母亲一换枕边人，孩子没有一个稳定的父亲形象，也没有一个安定的家，怪不得她认为的世界是如此纷乱割裂。孩子是不能选择父母的，也是不可能选择社会与生活环境的，而社会与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又是如此巨大深远。